



父亲的趣事



俗话说：父爱如山。父爱是深沉的，父爱是无言的。他们宁亏自己，不亏孩子；他们看似迂腐，却豁达又大度。父亲节又要到了，在这个感谢父亲的节日里，让我们从父亲的趣事中去感受父亲那浓浓的爱。



“抠门儿”的父亲

父亲的省钱观

□李文洪

父亲很节省。你正在厕所里，突然灯熄了，不用问，肯定是父亲在外面把灯关了，然后他会充满歉意地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里面有人。”

你正在炒菜，突然火变小了，不用回头，一准是父亲把火调小了。他还喜欢在你做饭的时候，站在厨房门口指挥你放油、放盐，量一定不能超过他的标准，否则他会立马让你“下岗”。

父亲煮的饺子一般没有饺子汤可喝，因为他加的水少，等饺子煮熟了，汤也几乎干了。

因为心疼我上班辛苦，再加上嫌我洗碗费

水，父亲每天晚饭吃得飞快，坐等着收碗。我心疼父亲年纪大了，也嫌他洗得不干净，他一收碗我就说他，我们俩每天晚饭后都要斗嘴，有时我赢，有时他胜。

那天，我急着去跳舞，来不及洗碗，就对父亲说：“不许跟我抢，等我回来再洗碗。”他诺诺应下了。我刚把碗端进厨房，父亲就跟着进来了。“爸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是不是想偷偷洗碗？”他忙否认，一边退出去，一边嘱咐我关灯。我回头看了一下厨房，根本就没有开灯，于是对父亲的话置若罔闻。“关灯！”他再次强调。见我不理，父亲有些生气了。我无奈地说：“爸，那灯我关不上，你也管不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那是对面楼上的灯，人家的电费不归咱管！”

“大度”的父亲

父亲的豁达

□李妙红

7岁的儿子放学了，老王到校门口接孩子。“爸爸，给我1元钱，我要买一包辣条吃。”老王皱了皱眉头：“地沟油做的，太不卫生了，不要吃了。”“小气鬼。”小手瞬间甩掉了大手。

老王撵儿子：“今天爸爸买烤鸭，咱们回家和妈妈一起吃。”

儿子很听话：“好吧，多少钱一只？”

“20元，今天特价，送饼、送酱。”老王带着儿子排起了队。

这是一家刚开业的烤鸭店，扑鼻的香味吸引了很多人。轮到老王了，老王很高兴，把20元钱递了进去说：“麻烦您切好，打包。”里面的人很麻利，很快打包递了出来。老王提起来就要走。“没给钱呢！”里面的人说。

“给过了，20元钱。”

“没有！”里面的人很肯定。

“刚给你一张20元，你看看抽屉里面的钱。”老王肯定地说。

“抽屉里的钱多了，20元的就有好几张呢！”

老王一看，这下说不清了，儿子正疑惑地看着他。老王不再坚持，淡定地从钱包里又拿出20元递了进去：“给，这次可不要记错了。”里面的人不再作声，收了钱。

老王拉着儿子的手，离开了烤鸭店。

“爸爸，给过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给呢？”

“他可能忘了，吵架是没有用的，这也不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只用开心地吃鸭子就行了。”

儿子笑了。

父亲的迂腐

□张璞

夏夜，暑热难耐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，我也睡着了。突然，孩子哭着说：“妈妈，我身上痒。”虽然她声音不大，但我和老公都醒了。

打开灯一看，天啊，孩子身上被蚊子咬了十几个红包。这让我们非常心疼，我赶紧用花露水给孩子抹，老公拿起蚊子拍打蚊子。可打了半天，还有几只蚊子在身边，怎么办呢？老公想了一会儿，把夏凉被盖在孩子身上，把自己身上的睡衣脱了下来，我不理解，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：“我把孩子盖好，我不穿睡衣，蚊子来了咬我，就不咬孩子了。”

“蚊子来了咬我，就不咬孩子了。”这句话多么迂腐、可笑，但这里面包含了多么深沉的父爱啊！



父亲的芭蕉扇

□孙春玲

星期日，我带着儿子去看望父母。我放下东西，来到父亲的卧室，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，一手拿针，一手拿着芭蕉扇，正在缝着。儿子看了看扇子说：“外公！您看都烂成啥样了，扔掉吧！”我也说：“爸，别缝了，四处漏风，再买一把新的吧！”

父亲看着扇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人对物质的欲望是无穷的，物尽其用，才叫有价值！”他拿着缝好的芭蕉扇说：“长期相伴有感情了，你看这么一缝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母亲从外面走进来，看着父亲手中的芭蕉扇，说：“真是抠门儿，缝了不知道

多少回了！”儿子说：“外婆！我外公才不抠呢！妈妈常说，我外公最爱帮助人。我爷爷一提起外公，也总是竖大拇指呢！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就是！”母亲嗔怪道：“对外人大方，对自己人抠门儿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老妈，老爸这叫低碳环保，不奢侈不浪费，物尽其用，社会正在倡导呢。”

母亲听了，认真地点点头说：“是这样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喜欢的也就是他这一点！”

父亲听了母亲的话，扑哧一声笑了，脸红红的。我和儿子也笑了，看看桌上的茶杯，外面套了一个套子，父亲从我上高中时一直用到现在，再看看父亲房间的摆设，哪件东西不是用了几十年的老物？

父亲的“补丁”扁担

□李学军

老家堂屋的木棚上放着一根扁担，我一直舍不得扔掉，看见它，我就想起了父亲的肩膀。父亲年轻时就靠这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。

曾记得，那个年代，山路弯弯，父亲用扁担挑水、挑柴、挑土、挑粪、挑麦子、挑玉米，一年四季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原本上翘的扁担被父亲的肩膀挑成了下弯的。

有一年夏天，在风雨交加的麦地里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挑着两大捆麦子的扁担在父亲的肩上断裂了。

扁担断了，父亲不舍得扔。他很快找来相同的木材，仔细地雕琢，像母亲为他缝补坎肩那样用铁丝扎好后捆接

在扁担上。

扁担修好了，尽管看上去很不美观，但是父亲依然用它挑日担月，把一家人的希望挑在肩上。就这样，父亲用那根“补丁”扁担挑过春夏秋冬，挑着我们家的日子往前走，直挑到村里通了大路，家里有了车子。

现在，扁担闲了，父亲老了。我每次帮父亲搓澡时，总是忍不住抚摸父亲的肩膀。那层臊子像扁担上的补丁一样坚实而厚重。我感谢父亲，那根“补丁”扁担，我会珍藏到永远……

